

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蹢蹢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
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此示同學首章也
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必然若子
陵意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釣臺以黃溪嚴瀨對
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
作記不取子陵也又恐貶子陵太過

江上夜行詩冰壺激灩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用乘槎厲
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望湖樓晚眺詩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紋浮湖光寫出

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鷓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目晴雲獨倚樓

書

上淵聖皇帝畧云自崇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桂之牆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蓋而歸自胡師文以糴本獻羨餘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每路蓋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蓋課悉歸推貨務諸路一無所得太宗嘗謂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拖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自直達鈔蓋之法行而回網無所得願捐數百萬以為糴本棄田運以養舟人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蓋場亭戶多逃亡至追捕拘繫之蓋蓋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二三愚按龜山當時事之艱難

民情之纖悉如此救時者可觀矣

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淵聖召先生置諫垣七月乞致仕得祠時年七十四明年高宗即位召赴行除工部侍郎侍講建炎庚戌致仕凡奏狀皆其辭免狀

奏議

謂童貫為三路總帥棄軍而歸朝廷不問梁方平何灌相繼而遁又置不問使敵人善規國則勝負已決矣又謂宰執首為竄一自全之計亦宜稍正典刑比聞士民伏闕詬訾大臣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

姚平仲殺略相當未為大衄寧忍坐視而不救姚古种師平劉光出皆一時名將乞召至榻前問以方略

李邦彥李鄴皆國人所共棄今以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士

庶請者皆銜恨乞收還榜示

乞罷茶鹽云 仁祖會推茶淨利均為茶租使自興販今茶租

如故而權法愈密是權之又權也周世宗以河朔鹽息均之

人戶熙寧中有議再推者朝廷不行今鹽息如故而設官

置司與他路等江浙有蚕鹽今蚕鹽不支而償綸不免宜一

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

乞出師云金人駐兵磁相攻劫無有紀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

可得也彼見吾高城深池宋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

平仲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

是助寇而自巧也

乞罷趙野云今自李邦彥而下廢罷殆盡獨野居職如故乃建

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以主字為稱謂者悉禁

上皇廢格不行而野泰然自如

乞黜責王雲等云童貫梁師成李彥皆天下所共嫉宇文虛中

王雲皆童貫腹心韓駒諂附李穀獻賦入仕寅緣師成躡典

誥命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為姻好依勢衰刻近見除向子韶

為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凡李彥黨與宜委之究治

乞罷孫覲和州乞用朱震充博士乞追還心佑黨人舊職乞誅

姚古正其逗留不赴太原之罪以肅雷政

謂王安石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

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應奉花石竭天下自奉之

說倡之也安石釋鳧鷖守成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

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其後蔡京輩輕貫妄用

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望追
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
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湖外望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

刑投之嶺海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苟無事實藥以黨附為言者是欲中傷不可不察夫以二十餘年之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柄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

與宰執劄子慎令當於其始

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人人罪論自祖宗至熙豐未之有改今茶法獨許根究

書

答吳國華王氏奉佛至舍其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

寄愈仲寬建劔汀邵之民多計產育子吾郡吾邑惟順昌獨甚富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一男而已

答吳仲敢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愚按吾儒言仁義道德異端推提仁義而專稱道德故韓子之闢異端專於此辨之天下無不善之仁義故曰定名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德有吉德有凶德故曰虛位虛位云者如一空椅子好入也可坐不好入也可坐吾儒由仁義而為道德則實此虛位道為君子之道德為吉德異端弃仁義而居之則反是矣其說可謂工甚而程門或以為非今龜山之說專卑仁義而尊道是正溺於老子之學耳

答練子安書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今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為溝中瘠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

先生語錄其間頗有失真者與游定夫伊川語錄舊惟羅仲素編今行李已遭賊火賴明

與陸恩仲聞吾友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

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邪則廢人倫逆天理將以求福

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

上提舉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

與劉器之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與

翁子靜書云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愚按龜山之學專

欲物我為一此溺於佛氏無人相我相之說耳

答陳瑩中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

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

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繁辭而

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以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

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大玄

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大玄以干

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

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

也又書云大玄之書子雲覃思渾元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

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

時羸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

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為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

於贊易也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又云

溫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

要知德之奧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以孟子不異於孔子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

與李泰發車駕駐永嘉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不知隆枯可以安居彼否

與廖用中上四州軍殘破特其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

與吳守書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

與胡康侯斗綱之瑞連貫管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而還五行之道也

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又云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愚意

災在殺菽不在隕霜也

朝廷著令放稅不許過三分是預為罔民之具以資褒刻之惠耳非令之善也

答練質夫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羣起而非之

記序

陳諫議祠堂記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人莫知其非也陳公瑩中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鄧文伯自序文伯初名平夢神人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乃以洵武易之而先生字之文伯

送長子正序云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此篇序述極瞻

應用兩字見吾田曹文集序

論語序以伯樂論馬為證謂道不可以言傳愚恐以禪學陰移
正論也

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見中庸義序

策問

一鄉二千五百家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不冗且
多乎

答問

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故敢以夷俟孔子然謂之為賊
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不以毀譽動其
心孰能至是愚按孔子告以幼不遜悌至老而不死是為賊
訓之也非詈之為賊也以杖叩其脛者蹙其夷路使之起也
非杖之也原壤放肆而孔子愛之以德非毀譽也龜山之真
原壤如此蓋溺於方外之說然方豈有外耶

日錄論辨王

上問張端河北益議對曰今日且以變通財利為先九利者陰也
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
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宣著為善之名而陰收為利之實此
五伯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
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正此意
若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阻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陛下
採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勇論曰立法造事不為衆論所
與以力勝之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
達王道之權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活十五萬人性命論
曰鬻祠部取之力本之民其徒益繁其蠹益甚未及賑饑先
困吾民

上問誠明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論曰誠者天之道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

陳升之不肯簽條例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

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論曰口給禦人

與事造業不顧流俗周公彰善癉惡柴世宗斬大將二十七人

論曰一有異巴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以惑聖聽

朱越知建州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建州知州自來中書

差遣不足挂聖慮若臣不足信便改命忠信之人論曰於君

臣之間恨復如此

永叔以韓琦為社稷臣不免附麗邪人如呂公著象恭滔天又

云陳襄附下周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謂永叔與一州

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主流俗又云鯨以方命殛其工以

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未盡法論曰自韓富而

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巴

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

保甲論曰并田法廢民無常產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

者驕脆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閏轉為溝中瘠惰游姦凶散

而為盜皆理之必至也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

不為過當論曰雖庸人知其不可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下血任理而無情故

也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

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論曰不知何所據也以陛下

憂恤百姓為不知天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

愚按安石勸人主以誅強賢人罔取民財竭天下之力以為

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以其詩文而列之士人

謂其清苦而日以賢者不知正其濟奸之具也中原傾覆實由於此何忍言之

字說論

蟋蟀字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論曰陰陽非蟋蟀所能帥也紅紫字紅以白入赤火革金從工九色以系染也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論曰不知此者何義愚按字法不一大要以音義合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以其為虫故從虫者義也工與紅聲近此與紫聲近從工從此者音也從系者義也何有他說而安石紛紛如此如籠字從竹從龍亦以音義共成之安石謂若龍者亦可龍焉而龜山辨云龍非可籠之物愚其聞真龍友對 上以龔字為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若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立隴之隴從下龍豈在下隴隴之隴

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

跋賀仙翁親筆詩詩即有客來相問四句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語

行狀

先君行狀南劍州將樂縣人世為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

葬石龜山

李子均為餘姚縣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鉦鼓皆鳴更相疑為

盜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主名不得連年不決趙

清獻檄公治之公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具聞于州杖遣之

李資政黃履之甥丞相李綱之父爵至隴西開國有政績

御史游定夫名酢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歷守四郡從二程有

中庸義二南義語孟雜解文築藏于家

忠定公錢即吳越之宗屬毗陵宜興人守西邊有功詆童貫均

糴法永州安置上思其忠起知青州太原府量敵慮勝動申
機會蓋邊將林

陸少卿愷既第薦試學官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
朝廷不吾知欲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

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履常痛

向子韶文簡曾孫以相門后族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
公幼游賢關苦學不少懈曰家門衰替敢自惰乎知蘇州吳

江縣太守孫公傑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
盜發則鳴鼓相聞公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除開封右曹

薄李彪欲論蔡京之罰除變路運判力止開溪州及止移築
瞿闕其後守陳州巷戰罵賊死謚忠毅

周憲之力疏童貫蔡攸之罪忤王黼不交梁師成

樞密曹勳初為正字言時政王黼詰之編管郴州淵聖召為御

史六遷至樞密每爭和議及請決水灌虜營唐恪不可何桌
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公力爭不從虜以康王在外令還京
師公密啓上止之張邦昌脅公不從扈駕至南京薨
按先生為誌銘多渾樵平實往往類歐曾獨其載人學佛許
以善知識不可曉耳

經解

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易於程門
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為顏子事見龍為孔子事
九三為周公居攝事九四為顏淵未見其止飛龍為孔子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謂
乾象非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上
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為哉

詩春秋孟子略說數章論語則經筵講義每章歸君道言之

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於事甚至謂其不必出者不知我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之力也方言靖間群小蒲朝橫政四出夷狄乘隙反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革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則盡無之矣故雖無救一時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懌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於斯信矣蔡京小人誤國大罪尚能因張魯幾切之語起龜山於羈困之極蓋京之進身本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尚有豪髮不可泯沒者近世誤國者至狼狽而者讀龜

龜山先生語錄

學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為仁必自孝弟推之○六經不書無心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

愚按此論甚正

莊子逍遙游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盡了所謂行其所無事

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曾孟正相反不知龜山何見言此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苟害於義一介與萬鍾皆不可○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證之正右皆正論可振流俗

常平法寺舍歲用有餘以歸官賑民

按此法可救民命之萬一今士大夫不惟不能行反務黨僧寺以奪民產

先生不敢解經曰有勸正叔出易傳者正叔曰獨不望其之進乎

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試教授宏詞科是以文字自售既得官矣又俸求榮進

按此可警流俗

象殺舜事是萬章所傳之謬據善但云象傲而已○太公進退

隱顯各得其當○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

按此皆審理不以經史為輕重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明可也

按此論人主可以深省

謝安打殺安知非偶然乎○人當無利心以此自為可也以此

責人恐不勝責○君子以天地為量

按此皆厚德之語

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按龜山以伊川為師學孔子者也其說如此何哉然世之

不為龜山者寡矣右荆州所聞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按此提撥最得要

豐尚書稷言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一

飯亦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為雪竇之言之驗龜山曰此

猶以利言也

按龜山之言善矣然人以氣之聚散為死生脩短有數已

一定於此氣稟賦之初非奉養之厚薄能為伸縮而所養

之厚薄亦自有定分人不過順受其正但奉養菲薄自是

有德之事豈緣是而身可久存乎元厚之減飯壽亦不過

七十世享期頤之壽者未聞皆因減飯而致然則豐尚書

不惟不當言利初亦無利之可言特信異端致泥耳
易難解聖人嘗釋其義即解易之法

按易即是解矣伊川附以義理晦庵原其本始易大彰明
矣今之解易者滿天下是皆未知先生所謂難者耳

堯夫言畫前有易龜山以十二卦為證言此時十二卦未畫也

按繫辭作於十三卦已具之後所云蓋取諸乾坤云者殆
謂其義合於此耳蓋者非定辭也堯舜雖聖豈能未有此
卦而預指定名以取象之乎且堯舜之時八卦已畫亦不
可言畫前之易而十三卦乃演卦非畫卦也畫前不易堯
夫不過言此理素具耳何以證為

魯相公六年生莊公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如齊與詩序入以
為齊侯之子不合

按詩序乃後漢衛宏所作不可據縱言時魯有此言亦因

而指斥以譏之耳豈真以為齊侯之子哉

今日學法荆公之法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亦不能善人心
按學法始於李定荆公所任也再增於蔡京久而弊益甚
豈但不能善人心而已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此其所以為宰我

按龜山嘗稱齊宣王自言好貨好色故孟子之言足用為善
古人朴實不欺如此後世飾偽耳

顏子夔空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胃次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故
不取

按一物不留恐類禪學億則屢中孔子亦取其中非不取
也至誠可以前知其義又別孔子亦必不盡以此律人
易言利見利用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

按利見利用止言卦爻宜如此耳恐與罕言利之利不同

王氏修身宜足化民然卒不治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無誠意也○先生經綸本之誠意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

按論治如此得其本矣

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

按龜山極守正此論乃黜周勃之守正容陳平之詭隨恐亦一時偶然之言否則錄者誤耳

章鄒公中書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還家亦不言

按此真有大臣器度聞風者亦可龜勉要在有定見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霍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責視民如傷四字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憐了人

按此最為士大夫從政之要

中書偶倒用印萊公勾吏人行遣密院亦偶倒用印王文正公不勾吏人云不可學他不是

按此平心處事一惟其理不特善處同官窒嫌隙也

東坡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此說本佛夢幻之說九層臺銘以衆竅呼吸為天籟此說本莊周地籟之說

按東坡才高而熟於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於佛氏之言性

居養安濟良民而養游手

接近世真有此弊士大夫好名者多為之往往流患但名曰惠改革之亦難

今法太嚴密如何行得

按此語極中時弊故愚從政以來惟有酌情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

按龜山以此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出徐霖以不語為
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蘇明允權書衡論意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龜山謂用兵只
見搔擾天下何時息肩○秦少游進卷欲以五路歲出一路

擾夏人龜山謂五路合攻尚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可當之乎
○神考問朱公揆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

之
按載此三事言兵者可以觀矣

荆公以賜金付將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

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亦豈惟賤
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古惟武夫多殺與權

臣多私自視慷慨妄意福田為可免罪而為之如兩浙因

莊多歸僧寺吾民無所謀衣食又反為其所殘其禍始於

吳越王盛於張俊楊沂中及韓蘄王而增壯於嘉定之權

相未有清修士人而為之者也荆公士人而亦為之豈不

悲哉雖然彼方以為善用其君之賜本非有賤之心也

但蔣山興而王氏滅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為可
憐耳

正叔云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
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
多凡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說話令自分明孟子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按此亦切中時病要以明理為主

天下之習不能蔽程正叔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
按此提要要處指示人極明切右餘抗所問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
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按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
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如許堯舜之道只於行止
疾徐之間教人做了蕭山所聞

按附會至此可恠可駭人心一至於此溺是非即成顛倒前
輩尚不能免後學可不自懼乎夫龜山本程門之高第也
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事
必于其正理而凡挾數用術苟就功名者決不許之可

以聖訓高世使不間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橫渠思
索高深往往往往後學之所宜先以不若龜山之平直動
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
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
有貴於剛大哉

上蔡語錄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

按此上蔡語錄第一條首句也異哉

白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被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
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
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

按此何等法語而發於程門弟子之口乎捨曰尊佛闢儒
而姑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之理義有終不可磨滅

而婉其辭者乎

孔子事君盡禮當時諸國恣心當得聖人恣地禮數

按此人道之常孔子安行何張皇為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明

道則不然却從教入

按教人以禮非誤人之事溺於刑名度數門人過耳程門

教人以敬而上蔡談禪又將誰咎且刑名度數特不可專

於此而流於刻耳要亦天下治具所不可廢之事豈不尚

愈於談禪乎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天者理

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佛氏却不敢

恣地做大

按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知似是而非去智入真

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亦似是而非欺誑衆生非士人

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稱佛氏敢自尊大之說又自相

反

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

定

按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却是溫公不

久而竟然雖紛紛終賴元祐收回天下戴宋之心乞濟

中興伊川若用事勢須別有斟酌以此少溫公則未可

王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下殿便乞去

按一語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

也除擬未合宜如趙韓王事太祖再三以進可也魚羹

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如荆公下殿便乞去此無

禮耳執物上上蔡謂其養得氣完也奇特血氣何足尚而

奇之耶

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按上蔡之明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

按今本作分造化

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問今年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即默然明道云要傳與其兄弟其兄弟那得工夫明道聞說甚孰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

按上蔡論堯夫孫公所載二程

有益學者

明道善言詩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人有得處瞻彼日月

云云思之功矣終曰百爾君子云

斷于正也詩云鸞飛疾

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水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以

按此最得詩人之趣但上蔡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不用私意恐察非察見之察察乃昭著之義耳孝經曰天地明察

只如喜怒逐日消磨任意喜怒都是人欲

按此上蔡自言用工處極切

子路冉子被曾子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按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

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應舉子路，并有之說，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點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曾子浴沂詠歸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特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軒先生作風雲亭之詞，曰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故萊，必若此斯可明孔門之本旨，絕異端之影借。

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

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然尔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叔，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佛學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奈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耶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心之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一語學者巽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緇徒報仇昌黎耳。惻隱之心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與伊川別一年，只去箇矜字。伊川謂此切問近思者也。

按於進學為切。

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按雲見日。○儒之仁佛之覺。○佛家有小歇場。

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
不同處○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儒異於禪正在
下學處

按九皆以禪說儒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按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嘿識為賢而少此又默
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言語者不同學者宜辨之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按此語亦忍矣上蔡本儒者而其言若此正因禪以寬為
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至此
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

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按天下之理一也荆公勝流俗之說既不可施之政豈可

施之學耶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

總老嘗問一官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
箇甚

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識箇禪也自得是中心義理
不為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賢之言明白如日月
總老欲移就陰暗處變為歇後陰語作禪家影子耶龜山
再見明道而歸總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
知上蔡竟何如耶上蔡語錄始於於意云何一條終於此
一條錄者何人注意如此

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誇名利不得而動殆
為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
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
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

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既歿往往蓋於言禪陰
移禪學之說託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
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於禪此其弊則又甚矣
上蔡語錄雖多異於程門而程門兄弟之格言多載焉
朱呂二先生已取之入近思錄矣

尹和靖文集

和靖諱燁河南人尹師魯之從孫也八歲而孤年十七蘇昞告
以科舉外更有學遂往從伊川先生十九應舉策問誅元祐黨
籍不答而出即弃科舉大觀元年年三十七諫官范致虛攻其
為程頤羽翼靖康元年年五十五科師道薦寘經筵辭賜和靖
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其家殲焉先生死而復蘇墜山谷間
炎二年劉彥初之不屈匿麥水谷中紹興二年隨楊彥中入蜀
五年范冲再薦除宗政殿說書參詔津發至七年入見行在

所特年六十七屢遷至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參知政事
平觀寓平江虎丘西庵明年七十致仕子壻程暉為桐廬令往
依之是年冬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又往依之竟歿于會稽寓
舍年七十二凡先生之始末如此文集不過辭免狀與嘗手書
聖賢之訓於壁者其所謂文不過詩六首書簡跋語教四耳蓋
先生平生未嘗為文此外僅嘗承認解語孟其選論語序有曰
先生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
差誤豈惟無益害又益焉蓋和靖恪守師訓惟事躬行程門之
傳最得其正其餘論說盛行者率染異端先生此語蓋有為而
發然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
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
矣南度何時忠臣勇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而不救一
時大臣方且連年趨迫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

實恐不甘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
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今日之移無非
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

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
太息然先生去國賴有爭和議一書嘗與秦繪忤

本朝理李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事傳世

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於

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原中李原中傳之朱

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事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

山於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於佛事

始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摠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

資僧景老一脉相承非復程李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

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

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

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

不食而程門之享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辨程門之

不食而程門之享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辨程門之

不食而程門之享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辨程門之

語錄為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辨和靖之說為非然
晦翁搜拾於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說尤的
今觀程錄凡禪孝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
間安知非程氏既歿楊謝諸人附益耶是雖晦翁不敢自
保其於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
言者然則和靖力辨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

橫浦日新

橫浦日新者故禮部侍郎張公九成之語明人郎擘所錄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橫浦曰不然過失正儒
者所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人方求過聞過則喜子路所
以喜者是中其悔過之幾大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幾
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楊龜山告廖剛尚書以舜蹠一章剛即入見龜山龜山曰子其

詳之恐子誤以和作善爾

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江河

用明於內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

陳圖南謂種放他日必白衣作謙謙然名者造物所深忌天地

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愚謂圖南能知人預憂放之敗名節而預戒之耳此當歸其責於放不可諉其數於造物也

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

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又曰君子為善

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

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又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

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

他日必附下周上矣凡皆橫浦精語近世好事者刊鑿為屏

銘右皆有益處

首章曰不怨天者能容天也愚所未曉又曰所倚在理則為和

恐亦不必用倚字子思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似無以上之

矣

解師是見云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警者尚許委如此聖人氣

象可知愚謂此豈所以論聖人哉

謂韓文公上空相書略不知耻愚謂韓文公平生大節何可當

也豈無耻求進之人哉孟子固嘗言孔子三月無君則弔矣

後世佯退為高終敗名節者則可責耳而責文公真情求自

見於當世者乎

謂孔子卻求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愚恐孔子之盛

不在此

謂孟子歷公而養浩為當時謂子開愚恐見謂子開者以其言王

道非謂言養浩也

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為仲虺戒湯以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

必自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愚謂此添外字而改

經文恐非神祖直釋成湯有敷德之本旨

謂與小人處切其苦之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吾為君子矣愚

意此慎清言。人惡又安之而熟恐亦化而為小人不自知矣。

載書。明從。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無以制之。則寒發而患生矣。愚謂恐多聞非毒藥之比。載陳列。手蔡君謨。匍匐而入。恠辭如此。愚謂此非恠辭。乃不曉。經義耳。匍匐乃聞鄰人之喪。倉忙即往之意。豈以身伏地而行。故為赤子匍匐之狀哉。

謂家語載。父子交訟。孔子不加刑。乃同。挫而囚之。三月之後。父求止訟。而釋之。謂聖人感移人心之妙。愚恐孔子之感人心。不如此。而家語未可盡信也。

謂夫子語無隱乎爾之一言。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恐亦未始不知機用何事語。

謂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公衆人過量。則亂。惟聖人不拘於量。

多寡皆不及亂。是以蓋行無筭為聖人歟。

謂惠迪言為惠。即吉。非順道之外。復有吉。又謂張惠叔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為方寸肉之亂。愚恐皆是於本意上求加一等。

謂人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在詩。蘓文則又疑神。靜慮如日文。二公愚謂如果。古人孔孟。杜蘇。恐不若是其班。而於杜蘓尤加重焉。不知何說。且疑神如見。不隔佛氏之心。西方佛之說。縱能恍惚如見於享。亦未見益處。

謂人有此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近世揚慈湖之說。蓋出於此。愚恐此。韓氏講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文之。絕四者。門入之言。謂孔子戒慎勿為之。目非空也。非高也。

謂顏延年贈蔡篤詩。大有變風之思。拙叔夜送秀才入軍詩。有

古詩人之風烈公幹贈從弟詩有國風餘法皆未必然恐特一時誦詠而喜之耳

謂史皆晉隋小事謂唐高祖取天下賴有世民謂唐太宗納元
古妻為唐無家法始此凡皆不待言者惟言元非勸建成除
秦王乃欲自為計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此是以誅其心
古多疑劇

子家舊畜犀帶一擄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
望月之夕甚感其影於角

橫浦先生憂深眼切堅苦持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文游
泉老浸淫佛學於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李者雖尊
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因錄其說之有益後學及其可
者分列如右又有所謂傳心劍者首載泉老以天命之
性為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為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為

千百億化身影傍虛鳴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
其文雖說從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於會
稽其患烈於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事審必察其
又既賢則其書易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
世哉蓋上尋言石世明言存尚為直情名行泉老教
改頭改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之譚是為以偽具其鮮
不惑矣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道書請君子之道夫婦之患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
之時庾擊衛瓘之民中林施恩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
今謂之孝忠問辨者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
私重其狃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
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弃之人

與魯宅之書謂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
自律未至如今人浮論虛說繆悠無根之甚終日舞弄經語
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

與劉淳叟書向時縲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乃未肯遽捨縲妄
之習迂延苟免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伏罪

與胡達材書承示所進深見嗜李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
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

與戴少望書我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
與徐子宜書謂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人自相攻嗟皆自謂有
益其觀之甚不謂然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最大害

是名為講李實乃物欲之大者近來講李大率病此
與傅子淵書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集義乃積善耳近
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又書云

建昌問李者雖多亦多謬妄嘗謂一等無知庸人難於鑄
此等固不足道

與傅聖謨書大抵李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近來李者多
有謬見虛說凡所傳習祇成惑亂

與包詳道書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
此在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之地

者必衆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是惑庶幾乎解道
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

與包敏道書謂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徒取折傷困吝而
已

與林叔虎書謂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講李於
晦翁之門李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世固有徒黨傳習日

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弱沉痾纏綿有甚於耳

與

心為小人者豈不重可憐哉

與陳君奉書世習家敝固無可言以孝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錫拒以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

與胡無相書愚書憂閤俗孝傷悼邪見深中時病

與董元錫書令流俗不孝之人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

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平日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

質偶不得其重厚者故不能自技於市井之習元錫誠欲永

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邵叔詒書後世孝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以重其膠妄之

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類皆虛見空言枝增膠妄其得

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容束或恐可察也

與趙然道書當今之世所謂講孝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

與趙詠道書已謂諸公傷於著書彼惟不自知其孝不至矣

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又書云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矻矻之必為而激知孝之士哉

與保九成書謂其俗見膠固習俗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捨譬

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使入書院耳

與張季悅書承諭新工第流俗凡鄙之習膠妄之說正可哀憐

傷悼

與郭邦逸書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論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孝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

後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

曾理會得皆是實際不明撰得如此意見

與鄭溥之書元晦講孝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與嚴泰伯書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芻蕘

與胥必先書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
與姪孫潛書孝者之不能知至父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
五百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中庸大孝之篇正
為陸沉

與陶贊仲書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異端邪說更相
欺誑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
佛老地位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時即無窮理之人
與孫季和書孝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博會如蛆蠹如
孟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正可憐悼耳石應之迷於異端
至今茅塞和尚未能及應之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爾
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奪求世固不難也但非先
所望於後孝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
與傅克明書去世俗之習如奔穢惡如避寇讎

與致政足書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
罪况今人乎

右皆象山掛本朝道學之言也愚按孔子指凡庸所當習
者為異端孟子獨指楊墨為異端自唐韓昌黎至本朝濂
溪伊洛及乾淳諸儒皆指佛老為異端象山則力辨異端
不專指佛老而自孟子歿後以至當世千五百餘年間凡
講孝者皆為異端且謂心本自虛理本自明凡言講孝窮
理皆是異端邪說未知然否然講孝本孔子之事而窮理
又大易之言也謹錄如右以俟明者請焉

科舉之法唐揚雄欲變之而不克變太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
去遠矣其間未嘗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
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末善而遽然曰必變幾何而不敗迺
事哉

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本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謂呂伯恭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亦滿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之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

讀得文字熟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大抵讀書詰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密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光月明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注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惟足以愈疾而已

讀書之成雖真陶聽之亦以為死○獄中閃隔吏卒必

陰泄其事

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處計不知一日施行片紙之出兆姓

蒙害

字筮三寫烏焉成馬

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則微動晚則微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

金谿陶戶大率皆農隙時為之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已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

容心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昌黎與李翔論文有曰平心而察之無心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於五

正最尊最大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宗豈而人

無義理正為家替若單食瓢飲村見燮絕而人有義理正為

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

祚德廟始末初元豐中皇嗣未育吳曼厚請祠程嬰公孫杵臼

得其家於紂州太平縣趙村立祚德廟徽廟又封韓厥為義

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廟於棘寺基二十二年徙青蓮寺側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科舉取士久矣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使汨沒於此而不

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

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

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

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背但焉為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自為焉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

皆道其平日之志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

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

子乎此白鹿講義

陰陽即太極也五行即陰陽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

珍穡即土也以其民命所繫別目為六府總之則五行也

石出星象山心平氣定時所言未嘗不與諸儒同也

與舒西美書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請尤更直截如前日

與彭子彭書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

明也

與諸子淵書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朱子淵書舞雩詠歸不敢多遜

與張德清書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

與劉宗望書稱之姪近頗精莊論事儘有根據
與蔡公辨書言兒符之造語少勁健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
能然耳

與饒壽翁書稱姪閒雅沉靜深造自得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而
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

與豐宅之書稱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賤資醇雅又博通經史而
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

與姪孫清書曾標頰別辭理明暢其為喜慰

右皆象山自誦其孝謂於千五百年異端邪說中超然獨
會孔孟之傳者也象山兄弟六人其長總家政其次堂蔡
察又其次修職君恩科出官已稱盛德而象山與梭山復
齋稱三先生皆稱孝者宗師而子弟之秀出深造又復如
前所云然則千五百年皆稱異端無一人知道而象山一

門一時聖賢會見同出乃如此其盛豈不異哉

輪對劄子

一言事君當用情以魏證為證凡三百餘字而未及身之所以
用情者將開其端款二引漢武帝言任大而守重凡二百餘
字亦未及時事將有行款三言知人之難不言堯舜而以管
仲韓信陸遜諸葛孔明見知為證亦三百餘字將待君之知
而後言款四言事有當立至者有當馴致者亦三百餘字而
終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言細事始言陛下之志豈非好詳
之過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言其好詳不過一語云爾

右象山為刪定官時奏對如此自此又在朝五六年再昨
對班總數日忽除將作監丞為王給事所緣而不及對矣
未知其所欲對者何事也惟其志李成之書云卿來面對
粗陳梗概俟再望清光翰寫忠藎然而不遂則亦天也

王氏之子焉能使示不馮哉愚意即其言而推其意若獲
再對必有可觀當不止如前云云而止象山之門人傅琴
山與陳習庵書云朱晦庵得象山奏篇極其賞音而其終
則有曰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象山復書云其自以為所
學所蘊竭盡於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不曾撥著之疑
何耶文公却別無說愚按晦庵象山集中皆無此書而琴
山言之要非虛語但平心而觀未見所謂竭盡之說而象
山自言亦云粗陳梗槩又與竭盡之說不同當諗知者

記

王荆公祠堂記此記滔、二千言其、凡十數轉換如蛟龍不
可捕逐其始歎唐虞三代之道不行而老氏成其私是貶老
子矣俄乃收之曰子方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遊堂以告蓋公
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豈方貶老子而後

又尊之歟則復會之不言而翻言孔孟後陵夷千百載

松陵忽得公許之似過矣即轉而譏公李不足以遂其志既

揚而抑可矣俄轉而歸罪於當世之排公者方抑公之李不

足矣俄又大稱公掃俗學之凡陋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

伊周既稱之矣俄又言其小人投機檢校得志豈將博之以

盡其情歟又援中庸為政在人一章盡總而歸罪於熙寧

爭新法之者賢與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謂悼公此李之不

講而為之記凡文字十數轉換之間無一相回顧此其文法

之出奇真如蛟龍不可捕逐自有載籍之所未見此固非後

學所可窺測然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豈文法之奇所能使

之易位哉熙寧無諸賢之力爭則坐視民生之荼毒而噤無

容聲固非其國矣元祐無大老之力救則民生不復知我宋

之恩馴致板蕩民將不復戴宋中興矣奈何以荆公之罪而

罪之且既謂荆公孝不足又言惜此孝之不講何相反歟嗚呼二經字說世固猶有存者苟欲講之何難顧天下不堪再壞耳

右荆公祠堂記愚初見莫之曉以問友朋唐信州信州答曰象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言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白言之他日為人心之害不小既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以佛老異端之孝貶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斷曲直最其甚者謂道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尚可諉氣稟之偏或故為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怪愚得其說讀之快然始竟此記果有未安不可尊其人而不察其言也再詳錄象山文之言記者於下方唐信州字景實有高識紹興人

與撫州守錢伯同云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

其罪此孝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豈足以病荆公哉

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諉不覺喜之支體蓋茲事

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遣納錢伯同

受初長公主之孫

與胡季隨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妄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恠同志之士猶或不能盡察良可慨歎

與林叔虎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與郭邦逸云宜章孝王文公祠一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薛象先荆公之孝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

能及此者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與商贊仲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

雜說第一篇自注云此篇本有感於荆公事而作其說大略謂
苗民歷堯至舜又數千載至禹受命祖征而始服周自石稷
積德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不化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
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
辰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象山此說蓋歎荆公之不終其用
也不知荆公若終其用我宋當如何

右又象山自請為記於郡表又自舉員記於友朋間者也
象山自謂斷百餘年未之太公案姑以斷公案之事而譬
之凡斷公案直則云直曲則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或
如此曲處如彼亦兩下明白可也今觀其記條以為是條

以爲非又倏以是非而混言之十數轉換卒無定說如流

歷州縣監司翻詿之案迭勝迭負前後反覆彼州縣監司

所出一人之手所見不同固無可恠今此公案斷於象山

一人而自為矛盾費辭若此象山豈曲筆者乎荆公新法

之行天下騷然盜賊羣起夷狄禍結甚至神考因喪師

十萬臨朝大慟遂及於臣子所不忍言向非元祐力救人

心幾不再合我宋何以中興此熙寧以後昭然之案款也

象山初欲使元祐分罪卒使元祐獨受其罪至謂反覆其

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此如縱火者放罪

而焦爛者代罰誰其受此在斷乎凡斷公案亦須氣平象

山此斷幾於怒筆蓋自堯舜之聖為萬邦之君猶必舍已

從人稽于衆庶以孔子之聖為萬世之師猶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若夫獨稱一已為是而盡斥天下為非自古未

之前聞也謂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說乃方自荆公始
謂天下之講學者皆流俗其說又方自象山始負才之高
自信之篤考流一世而神交荆公方其通書錢伯同求為
祠堂記已有吹聲日衆願一發舒之語以此之心斷此之
案雖欲平得乎

一旦其諸書力誇荆公荆公之事天下固已久有定論所
不待言若其所與薛象先書謂荆公之孝未得其正而村
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以愚觀之亦恐尚有遺論也世豈
有材宏而反敗天下者耶管仲張子房諸葛孔明諸人較
之聖門孝亦未得為正也考曾以其材而拯天下矣若其
反敗天下又安得而謂之考荆公之為荆公恐又不止
於孝之不正而已也少年稱交韓呂以求延壽者其心果
何在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者其心

又何在莘野之伊商陽之葛伯然與世相心者恐不如是
其區區也仁宗不出出之聖主也食門至盡之詐一為
所窺而不見用則忍於誇訕無上韓公不出出之王佐
也下僚清苦之容一為勢厲而不見省則忍於怨讟終身
安意俟命者恐不若是君或致考謝病考去君為責躬始
復視事薦人一行悻然下堂便去謀國既敗爭相戒勿
容上知以道考君者恐不如此迹亦平生未達則以詐偽
釣致名位既考則以狠考却持君父心之不正如此何暇
復議其功烈考之孝

程文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按此篇東萊識其為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之者也徐
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揚慈湖使之從象山為師者也自今觀

之東萊識其為子靜之文甚易而徐揚因此文宗師之則亦
意見之偶合爾夫此論程文也此題夫子言孝惟當發明經
旨非可罵題之體也象山此篇不言經旨而姑借以罵天下
之孝者其破題曰聖人所以曉天下者其至天下所以聽聖
人者其貌按孝經乃天下萬世之所敬誦未聞有不聽其言
者又聽我藐藐藐藐者不聽之貌如魏魏湯湯申申天天之
類兩字連用方有義一字單用不成文而今又加為甚藐之
辭蓋象山恃才憤世無言不疾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
快四第二卷也論之講肚云告子湍水之謂君子所必辨者
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
而荀子之論甚美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
此也今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
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語哉凡皆講肚之全文如此夫告

子荀子之言最所共斥而象山獨取之伊洛之言最
所共宗而象山獨斥之且程文論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
世先達題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云此說取性猶湍水取性惡
曰湍曰惡正與貴之義相反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亦
決無第二卷也東萊以講肚之由也而易論則恐夫子之
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為論則恐夫子之
經旨不如此論家之法度不如也謂諸儒之言性者皆為盜
名干澤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赴嘗試自談一理而謂平居暇
日講明性理為盜名干澤疑亦未安

象山之寧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
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授經析理凡其所
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授經
析理則指為成賊為陷溺為繆妄為欺誑為異端邪說甚

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為蛆。得非恃才之高信已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而然耶。吾夫子生於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之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葺月之喪，不過曰汝安則為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為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於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辨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辨，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為是為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於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々矣。所讀皆孔孟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々々，輦出豈無一言足幾乎道者，所其趣尚雖正而講明有差，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畧不一言其故而槩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既没千五百餘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為戕賊為陷溺為繆妄為欺誑為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其憤激今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為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為偽習，未幾韓仇胃何澹諸人竟就為偽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

陸象山語錄

首章載堯命羲和後世委之星翁齊官及曆差事，愚按此不待

言

次章云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自是愚按此象山平心之言與諸儒未嘗不同然象山平日以此等為陰翳而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恣如釋氏謂不當生產作業而釋氏未嘗不着衣喫飯也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須看意旨所在愚按諸儒教人比肯然孝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使道全是愚按此說善矣聖如孔子亦未嘗敢以為是然象山雖賢乃謂千五百年間講學者皆其端邪說到吾方一清此則孔子所不敢也編論語者亦有病愚按此語未易輕信惟象山白兒童時已惡見論語第二章此不可曉

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孝伯草創十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其事按象山平日論伊洛之說不然若據此

言特伊洛之說未精耳二說亦不同象山自謂得不傳之孝是伊洛未嘗得也今謂伊洛得不傳之學是此孝未嘗不傳也二說之本旨亦不同豈記者誤也

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也世以會民于極即是錫之以福此理自是充塞宇宙但不必以此破錫福之義桀紂之世此理何嘗不充塞而民之罹于咎者何耶

須是信得及方可愚按古人此語謂信命得及皆是不為貧賤患難所交若自以為是不為人言所友却恐不可荆公之誤正在此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愚按此論其正然則又可忿懣而求以服人乎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愚按此語足覩象山講明皆有用之孝但古之孝者為已用之則行及物自在其中明

道言士自一命以上存心愛物此言出仕事也右周禮箋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如禪家之孝人皆以為不可無象山

云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因讀書用心成

疾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將湯病亦隨滅迨不聞人言

語又復昏蔽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

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朱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

至於死然則曹立之若終聽象山之說命尚可活也

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

下面如何得他眼愚不知吾儒何者在他下面豈以其即心

是佛其說甚在歟此等任其說高既無此理非吾儒所病也

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者却是讀書味精義者

某讀書只是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愚亦自有當講明者

如明白者却不必衍文熟讀自見象山之言不可不察

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必也豪傑之士因蒙晦翁語云豪傑而

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愚恐眾

傑非斥眾人為流俗之謂也

問作文法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之不誤後生

謂伯敏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李繹之徒

便是異端孔門惟顏魯傳道他未有聞蓋顏魯從重面出來

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手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季曾子

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季惟魯

子弘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

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今也韓文公闢佛老故言中國之

所以治者自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

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自夷狄晚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

無相干皆平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韓文

公之言傳道者意蓋如此不幸釋氏以衣鉢為傳其說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傳道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子子思孟子之享其於子張子夏如何預耶

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情性心材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愚按天下讀書未有不求血脉之人而象山讀書亦未嘗不解字如云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斯言何為耶姑特所

揚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兒態可惜

真不識一個字亦這我堂地做個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間須是做個人方不枉

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

人壞了

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

我不說一揚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也

大人凝然不動如此小家相

嘗誤解了書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

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絕粗便不精微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

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

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其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其不會他人要做其不做愚觀

以上所記皆自信甚篤獨立不懼之言可以作人儒氣然以

聖人自處則未知果如何陸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賢
欲等天立地做一個人他非所恤亦可謂憂也已

其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或
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愚按象山常以讀書為陷溺而其

勤讀書乃如此右包揚頭

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右答阜民

謂伊川解良其說得鶻突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

其人無物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

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學有知

本六經皆我注脚

天理人欲之言立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

同矣

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夫何遠之有是掃上面階級右傳子

錄所

一夕步月歎朱元晦泰山喬岳可惜學未見道枉費精神遂自

擔闔包敏道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

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

且道天地間有个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

得些子愚謂若於天地間無閑損益又何必歎又何必厲聲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

之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右淮南出散

象山讀書修己本未嘗不與人同而其語錄謂論語多有

無頭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論語第一章學而時

習而後知

習不知時習者何事謂第二章言孝弟為其離又謂六經皆我注脚謂天理人欲之言不是至論謂異端不是佛老而今之講學者皆是異端其至家書與姪孫濬云非其志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沈與致政兄云以銖秤寸量之法繩古聖賢皆有不可勝誅之罪蓋其為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耳自聰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但收拾精神自為主不則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堂做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為陷溺故於自昔聖賢經書所載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有心於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嘗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陸復齋文集

壽

與張敬夫謂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一或如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於箋注訓詁之問言也異論一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歟

答傅子淵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病又感於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弃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於無底之壑矣與沈叔晦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於無所用此惑於異端者也

與李德遠古之君子往往多出於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益進其獨日以沈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於其間與汪德占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於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

與章子節荀卿揚雄韓愈皆不出出至言性則矣近世巨儒性
理之論猶或不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於釋老友復
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
亘萬出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又書云離形色
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也
與趙景明朱元晦論語集解已脫囊此言必傳於世若詩集傳
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矣
答王漢臣身體心馳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已
者勤而行之

與王順伯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
而忿憤之害為尤大○人云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捨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又云
釋氏之門亦有散律禪之異釋門一宗亦有五家宗派何況

儒釋二教安得強比而同之乎又云釋氏大抵以理為障與
吾儒之學天地懸絕

與王申伯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
赤入廁天下之樂於是乎在而不知其死於糞穢也
與陳德甫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
與柴必勝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
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揜益但自失其本心
耳

與舒元賓辨放過少許便是自弃

與劉淳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
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習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命矣

與汪漕言租賦利害甚詳內買給一項謂吏廉則民之輸帛易
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踈惡者亦不得而

不受如是有浮巧之民能為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於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於公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戶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於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金谿宰言團結禦寇須覈何人日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把把截若泛牒前往界前為害未易悉數

策問

射所以觀德也然後拜善射為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其善射而奪國季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禮而皆有成功何耶

銅壺為漏浮箭為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

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針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嶽臺以觀之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比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於辰或以屬為前或以屬為後或分之而兩臺焉磁針之辨方位或以為指午或以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為丙午之間立政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周官漫不知何職瓊瓊如獲僕綴衣牧尹亦缺焉

論

道者古今之正權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則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哉

復齋陸氏名九齡字子壽蓋名九淵字子靜號象山之兄

也其學入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之學務以自己之精神
為主宰復齋之學就於天賦之形色為躬行皆以講不傳
之學為已在皆謂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
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爾象山之詳已疏
於其文集語錄之下矣復齋之文尤多精語亦足警後學
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亘萬古無以易而
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語而止者幾
張皇矣天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
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尚在於是乎然
形色固天性也而生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亦必有其所
以然者矣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為仁也而勿視勿聽
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以類
直截也東萊誌其意謂勇於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

云初復齋自太學登第嘗分教興國軍經九閱月弟子負
絕十五人有志而不獲少見於出寶慶二年同沈煥字
叔晦加增典沈益端獻陸益文達遂與象山號一陸復齋
又有兄名九韶字子美號梭山堅苦立學亦有文集小帙
言治家不問貧富皆富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
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
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眾人
而往後眾人而歸有勞為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
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
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二陸

象山於門人最稱許傅子淵而言論風旨無所及有傳
琴山者名子雲字季魯亦金谿人以屢舉推恩嘗為西
甌縣主簿其徒貴溪葉夢得知撫州日嘗刻其文於郡

齋然世未有傳其書者也琴山稱象山赴荆門軍付以
講席又嘗作易詩論語解孟子指義中庸大學解河圖
洛書釋義雜駢經解撰著說自謂其學益明見於文字
大抵昭著且欲剖判象山及朱晦翁之說其自說亦果
矣嘗觀其文戒楊慈湖關清心正心之說及力勸其勿
著書排大學似無已甚之偏而乃謂論語成於曾子門
人之手未必接聞於夫子學而時習之不知所學所時
習者何事時習而悅溺來而樂不知所悅所樂者何由
人不知而不愠不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說既茫然於指
歸之所存則是失珠玩櫝講究雖勤而真實益遠又謂
近世學失其傳勞心役智於道問學之間顛本末之序
而終至於本末俱失若程門附會下學而上達之說而
不明其所以此其於聖賢之學入室操戈一至於此亦可

謂無忌憚者矣若其斥張子房辭三萬戶之封為工於
私而昧於理譏董仲舒正誼不謀利之言為未足以表
覈孟氏之旨駁龔遂使民賣劔買牛非臣力之對為竊
美名美行以欺君媚世詆韓文公原人之作為未究三
才之終始而分裂以論彼於論語尚加呵詆則凡皆所
不足恠者矣其人雖博學多聞好為議論而辭繁理寡
終無發明雖奴奴數萬言攻排佛學以解外人謂其師
談禪之譏亦不過襲不耕不蚕等陳言以雜置汎濫浮
辭中爾惟斷其師人心道心之辨謂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猶言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濁鬚眉其說
頗異姑錄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燭鬚眉之意與允執厥
中之誼又殊矣傳琴山之外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為慈
湖楊先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三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上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承喻涵養用力處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惡非解之念自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喜悲言父母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奉承遺體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此曾子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所說得之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

有所不至不幾於以大馬視其親乎敬者專敬而不致忽怠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大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先生曰此恐當時只以能養為孝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又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尊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孝者之未察處

問子張李干祿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胷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爾此為已之孝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

問亦足以發之義先生曰顏子深潛得粹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堦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出之而無疑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其及於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非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達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人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敬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

貫之理故率然問曰多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
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至於答門人之問上是
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甚精微非
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知是之支
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考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
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究同盡是此理則
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忘提起此以示人相
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間不至
枯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日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
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
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心滯礙

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
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
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
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足養心之要

嘗陵黃魯有作廉讓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洒落即作為
盡洒落矣

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即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
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

仁即是理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又曰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
理統體處便是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又曰仁
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歲月又曰處此時

唯侯德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又曰自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鶴晦始得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揚龜山未流皆不免略染禪學惟尹和靜堅守不変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哀萃諸家而辨折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濂溪終於文公所傳之勉齊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変者焉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為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滔禪學一轉為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於此以明心學雖易流於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此書文公所親集延

平之學以涵養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為效驗以脫然洒落處為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序此書者廖德明載文公之言謂先生隱居不仕燕間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措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敬附錄云

延平李先生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纁朝散大夫父涵朝奉郎先生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退而屏居山田結房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既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車謂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

將講所疑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
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
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季講論之餘
兀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
所謂中者若是者既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者端有在乎是
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
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
如川流脉絡而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
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有不
得其衷者焉與是操有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髮洞然
泛應由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
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雞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嘗

曰讀書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之
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之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
沙縣鄒延語及先生曰泰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
所及也嗚呼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
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於語人蓋所謂遐世不見知
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門人具位朱熹狀

右錄其要也始文公之父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
生故文公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
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
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簿領同安反復延平之
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學而師事焉此嘉定甲戌黃
巖趙師夏題卷末之略云

延平先生語錄

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從見龜山乃知持孝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孝數年後方心廣體胖以踐履為聞知

人之持身嘗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

右延平語錄羅仲素先生之從絲羅博文所編本名欽佩錄然其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答問似不同姑錄其便初學者一二

負卷之四十三

慈溪黃氏日社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溫公過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挾道以求容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過愚恐更當參以不計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為獨變哉厭常而喜新求愈勤而愈遠庸

譬之鍾鼓不扣自鳴孰不謂性言戒

天雨道濘蹊狹而高車不量力久妨衆進能無復乎飯車

童子至驩爭凡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凡芥者多矣恃其驩

而不知戒能無傷乎拾樵

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在我而已何難回心

受恩而不負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負恩

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在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無為贊貽邢和叔

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屋而塗丹雘管井而慕綺績烏喙而漬飴糖也斥莊

果餌刻鏤是以目食官失

溫公之書德人之言也擇其尤切於後學者著此

元城語

元城先生劉安世字器之大觀間謫亳州寓永城縣之田車院年已六十餘經陽馬永知赴永城縣主簿其舅高郵張桐屬使求教既至見先生雄偉鬢爽談論踰時躄無敬側肩背聳首身不少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之孝後二十六年當紹興五年追錄其語為元城語三卷

漢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

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為林甫靈杞

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者之大戒

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今我朝祖宗所以

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

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於特旨御前处分金字牌子一

時指揮之類紛々而出其柄必為姦臣所竊天下欲不乱得

乎

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

三句為万世禍

趙清獻欲絕欲挂父母像於卧床王義之欲不仕自誓於父母

墳前且士大夫不為則止耳何必爾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遂之公曰誤矣小人得路

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

宗初銳意於孝一日講畢會暴上起折柳一枝有諫以方春乃物性榮不可無故摧折上擲之色不平溫公文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此等人也

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辨堅志不可動反復詰難使人主位弱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初比矣

明皇即位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赦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紙被漆唾壺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必交結佞倖纒竟怒必急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正緣得

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即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復依方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世守乃蕃畏之太祖故令世襲其後移李氏為陝西兩鎮遂失靈夏至今為患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為平晉詩賊未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歎艷而於事不競故有潘美之敗澶淵之役渡河橋至平高瓊曰此如

好與丞相吟兩首詩蓋平日憾之有此語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祖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禘廟注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孝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族初取為嬪嬙之号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号名其女尤可笑語上

熙寧初温公諫用兵不留藁大略以富人与貧人鄰居為喻此錄中載其語意

漢諸王入繼必親信本国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国初錢王入朝晉王趙丞相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金陵以兩府皆温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神宗曰

司馬其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宗保養成就之力

謂啖助作怪以左氏非丘明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如老彭

伯夷等類然愚按前出諸儒考究多与啖助之說同元城最考古而非之如此何也左丘明姓左丘

仁宗時蕃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狂

丹貴妃以為首飾誇同輩上以袖掩面曰蒲頭白紛之地更

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悅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

中不戴珠之價大減

公孫雖詐以下式輸財助邊非人情以睚眦殺人郭解不知其

於介知此弘長也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安置无一語及禪代之事是實以

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温公偶窺破有喜色元城謂

操平生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敵野葛至尺許飲醪酒至一

盃

本朝名相惟李氏沆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

早在後惟魏相能然後之為相者則喜變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洛俗春月放園之子得茶湯錢尚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宮直納公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為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為太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并州不加府号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剋之時宋與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繼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為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為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為第九

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

元城初求教溫公曰誠思之三日問從何而入曰不妄語又韓罐譚錄載此事云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又雍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為貴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故班氏以張純之固不入酷吏傳而併貧杜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為左右欺罔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

更相朝晉楚亦值其時也

續慈陵切與錫相近而不同音語中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一謂強宗豪右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侍從為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為非原乃天子之邑不欲屬晉文公伐原方不美之事而左氏反稱之蓋宗周錫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維也成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二都言之是為邦畿千里至幽王時宗周滅方八百里者失之平王東遷僅六百里爾襄王以河內賜文侯又為諸侯

所侵故其地至小矣

熙寧殿諫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勸之謂也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林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間時於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唐襄三年晉祈奚請老而舉解狐祈午襄二十一年叔向見囚曰救我者必祈大夫於是祈奚老矣問之見宣子而免之不若史記晉世家止載舉解狐祈午左氏載請老非也愚按襄二十一年既曰於見祈奚老矣則是請老在前恐無可疑新唐書好簡略事多辭而不明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病正在此反以為工何哉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

事去亡教佚欲有國恐教字轉寫作數字

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為人及帝即位乃欲逐恭顯為其請下獄帝至不省其為下獄不知八九年間輔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父汗玉堂之廬至英廟廟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李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明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恭儉未央宮無高明武臺麒麟鳳皇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

年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於哀二十二年而哀二十二年穆姜言元卦之長也至正固足以幹事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東坡下獄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不敢投後東坡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人主之怒元城曰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富鄭公使虜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請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於用鄭公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顓帝歷十月為歲首遇閏即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後初因而不改秦二世二年後九月應建酉漢二

年後九月建巳五年九月建寅之后八年閏月巳酉代王即
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高廟巳酉辛亥相去三月是
閏月亦后九月也愚按徐廣注建酉建巳止合云閏八月四
月不當言酉言巳蓋閏月無建斗指兩辰之間

魏徵言停貞卜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於碑而停叔王婚
乃天以佑魏氏也房元齡之子尚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
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萃之生商之生明
明生馮馮生寔其家再振

揚縮為相繼一百八日故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一一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一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一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等子二箇
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一畫往亥時身及則當如移焉

其在豎一畫乃一萬也其右六畫乃二箇等子六數則六千
六百六旬也季末也今之日也巳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
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總得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
夬之義也今繫辭迄各大傳見司馬遷傳文謂繫辭以繫於
一卦之下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故謂之爻吉凶生大業蓋
謂有只發湯武秦漢之事是也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
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吉言繫辭語中

元城譚錄

具茨韓擘官一折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譚誨錄其繫邪正
得失者二十一條名列先生譚錄元城先翁吉溫公同年故遣

元城從溫公事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遇丞相呂微仲去席帽涼衫斂馬於浚溝朝下
微仲問法吏無兩制避丞相之法然終不樂范相由元城章
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
宜留朝廷

韓魏公鎮北門朝臣令決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
官信否曰實有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
斬略不変色潞公鎮北門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
之亦判處斬而擲筆潞公氣稟雄傑而非傲物魏公和平略
無崖岸遇事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研墨運思從容之間
已了於胷中便下筆天資明敏絕人遠甚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剖剋吏吳君厚投鑄冶中居厚意蚤潛
去

劉道原之子義仲每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王瞻定國多識前言往往行乃服林澤素丹藥暴得疾苦楚死

王介甫亦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為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

害與所利友掌間耳

元城曰陳瑩中其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

堯集先評荆公為伊呂聖人之類後納諸潛叛不軌之城

此李術不粹也

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

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

又封還之吏奏復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

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與齊太史具

殺二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擢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

賢不肖於此可見

元城竄嶺南一日使厚上類位告以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

於公請早自裁公從容留飯卒不為動而使者乃過旁郡

元城道護錄

道護錄者理所集不著姓氏理以宣和六年春介湯龜山書謁

元城於南都而錄其說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
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春惟悔新書三書化
八州歷其七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人所引一知肯來否李光好官負可惜為

蔡攸所引此人善便少後來罷去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六若不_理又非通論兩者兼通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絕有間斷便不

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_以時分半異_親往_海間私置一簿

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致曲者至誠之道無處不_在者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_通之也

元城劉先生初事司馬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

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以_不妄語力行七年而後言行

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間巋然獨為善類宗主

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為_消焉呼

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為主

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為

說淫而證以楞嚴經云_度衆生六根銷復臨刑刀如割水

且併以其師溫公詆佛為非若自程明_聖人之_李觀

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於_李虜而元城併以為未_然向

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卓冠一世而知至至之之智尚美

毫釐耶此中庸之言誠必貴於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
孝者宜審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 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右祖徠文集

頌

宋頌九首序略云奮為宏林揭為英声昭為烈日之華鏗之會之如雷之行暢於無窮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未有窮盡若我

太祖一駕而下潞再矢而定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

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北縛并元

四十五年之寇真宗暫臨澶淵凶奴喪威墮膽追今四十

年不敢垂馬而南今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墀袖謀眷斷

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施號令如風之行方民莫不見

焉宜任哲艾翦鋤茲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乃作為宋頌九

篇○皇祖大祖殺李筠滅李重進也湯○取孟和也○莫醜
取廣州也○金陵取李煜也○聖文吳越歸也○六合雷聲
太宗取劉繼元也○聖武戎犯澶淵真宗親臨六師也○明
道今 皇帝獨臨軒墀聖政赫然日新也

慶曆聖德頌序略云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
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
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
出出之賢求之于古亮則夔尤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則蕭
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談
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之不侔
豈可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声烈光神功聖德刻于
琬琰流于金石若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
哉○頌略云大聲颯々震摧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效之去如距斯
脫 皇帝一宰群臣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
萬千年

古詩

嘉陵江泛舟孤棹已夷猶數峰更清峭危影倒波底凝嵐淨水
上○遠與城市絕深將泉石向水鳥忽東西溪雲時下上
三豪詩以爲鄉求感期社默師雄師雄二十二筆距梅如鷹才
格自天來詞華非筆能

贈張績馬功先叙唐文人云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

軻揚雄臯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習之然致意於數寸楮
竹半握禿毫間將以取高乎又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
一耳善如鍾主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
執伎以事上者與夫臯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
明弼諧坐而論道者豈不遠哉愚按歐陽公乃徂徠同年進
士後誌其墓蓋知徂徠之深者

上范青州書為其父赴脂胸縣令而作又笈徐州張刑部書及
上徐州寇諫議書亦皆為其父作縣而發若今世公此書者
子為父謀言詞切至亦攻於求人者矣

與相擇之書薦孫明復也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
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

與狀元君貺書囑其技艾弊

上孫先生書云辱惠長歌褒借過實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

與熙道攻浮誇此得介之心

與范奉礼書闢其天自天人自人無感應之說

韓經略書謂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舊佛寺編

滿天下可恠也

恠說中略云揚億窮妍極能綴風月弄花草淫巧極麗浮筆算

組刃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

之道其為恠大夫

妖說下略云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

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恠無之教壞亂之揚億以淫巧浮偽之

言破碎之

愚按祖然先生文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

於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揚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

與佛老等而亦關之峻如此益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

開闢所恠也恠所作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

名雋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如何哉

亂原謂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云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

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

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寘

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友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謂國家之禁疎密不得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

明禁謂國家之禁疎密不得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

明禁謂國家之禁疎密不得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

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
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
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
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
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蔽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
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曰公以此笏擊之
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

書箴貽君豫略云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孝為丹青形物微妙吁
與其丹青水草豈若丹青乃身燁有文藻與其丹青馬牛豈
若丹青爾德倬為騫由汝聽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汚

輕統

尊韓略云孔子為聖人之至吏部為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
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謂

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蠹書魚辭蠹書魚曰夫書豈吾之蠹耶云云聲律對偶之言斯文其蠹也愚意此亦為揚億發

歸魯名張生宗儒名孟生一生皆脫道士服故名

貴謀云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

救說謂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

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弃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

坐而視其顛斯亦為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

身苟生者歟

責素殮狗嘗吾戶猶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

矣彼素殮戶祿將狗猶雞之不若乎

辨惑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九窮天

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索之

莫不獲也秦始皇求為仙漢武帝求為黃金蕭武帝求為佛

嶺亦至矣而秦始皇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

成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謂孫明復先生四舉進士不得乃退居泰山聚徒著書蓋

有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

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

生非隱者也

賢李謂李相國迪能妻孫先生以女

兵制謂國家之制失在兵驕自 太祖 太宗亟用兵故賞賚

厚夫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上或逸處郡

邑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 太祖 太

宗亟用兵時且有加焉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

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

記永康軍老人說劉公隨祥符中為永康軍判官奪遠先聖廟
侵地止灌口祠淫祀導山泉入永康城闢西山峻路數事
趙延嗣傳趙延嗣者趙鄰我舍人僕也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
乳母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檐不避
寒暑數十年如一日三孤女自幼至長延嗣終不識其面既
長延嗣西走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哭哭上具
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一公驚魂為迎入京師相與策良
士為婿二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謂僕名而篤行
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
得不愧於延嗣哉

漢論三篇論送不能盡循周之道皆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
中國論關佛老也云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屠眉
名曰鮑自胡來入我中國然愚按自西方來者佛之徒非佛

之身為巨人者心佛亦人耳曰巨人者其徒之誕非果巨人
也老氏於傳則曰中國西入胡今云自胡入中國亦未知何
據也其治之之法欲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亦未知其可
行否也

季札論以季札比伯夷恐太過

伊呂論謂伊呂功同其心則異伊有存復之心呂無存商之心
憂勤非損壽論辨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
說非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為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
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於逸樂
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

牛僧孺論謂唐文宗問天下何由太平僧孺自謂小康四欺其
君且怨其責成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

王爵論謂三代天子稱王自周衰諸侯稱王漢因封子弟為王

於是僭奪之心生

陰德論略云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經經焉守小慈陷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收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收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水旱責三公論謂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

書

上范中丞書慶仁宗用賢勉其與丞相李公謁王佐之才整庶臣之節

上趙先生書謂昌黎述作有三代制度風漢遺風今之為文不能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自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清潔積漸非一朝一夕也

上蔡副樞書馬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之文言文之所自始甚宏闊可觀

上孔中丞書云有其官為其官時中鯁諫有竄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弥高身弥貴朝廷有闕政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乃沽名以為速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後淫於富貴耳人若不自負此情於將軍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得志於當世者常常當病省

上范思遠書亦盛揚王建中謂天下之賢

上劉工部書斥其以佛為聖人

上杜副樞書薦泰山孫先生

上李雜端書謂日月天之日御史天子之日

與士建中書謂方今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肆行於天地間周公孔子之道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

與張洞進士書謂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穰莠而舉菁英出紅塵而登蒼蒼

上王沂公書其辭謙不用御人語師民譽云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疎遠人不謂之公師民五十歲矣有萬卷書藏於腹中若非相公洪鑪鉅錕莫能成就

上正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云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織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

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負無以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救萬道之故代公其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孫少傅書云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等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享之也凡皆歸慕孫公之說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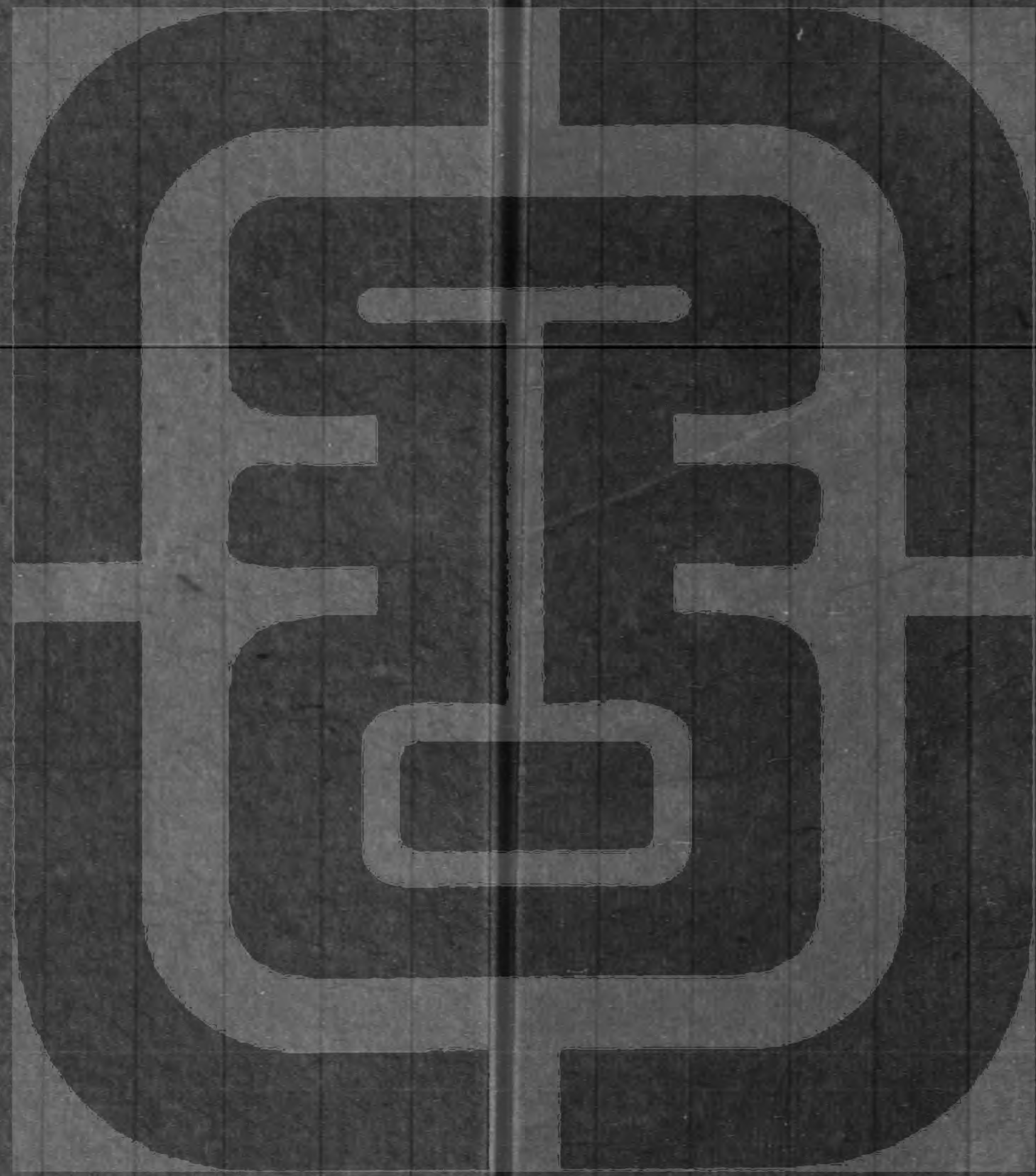
答歐陽永叔書略云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立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為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嚮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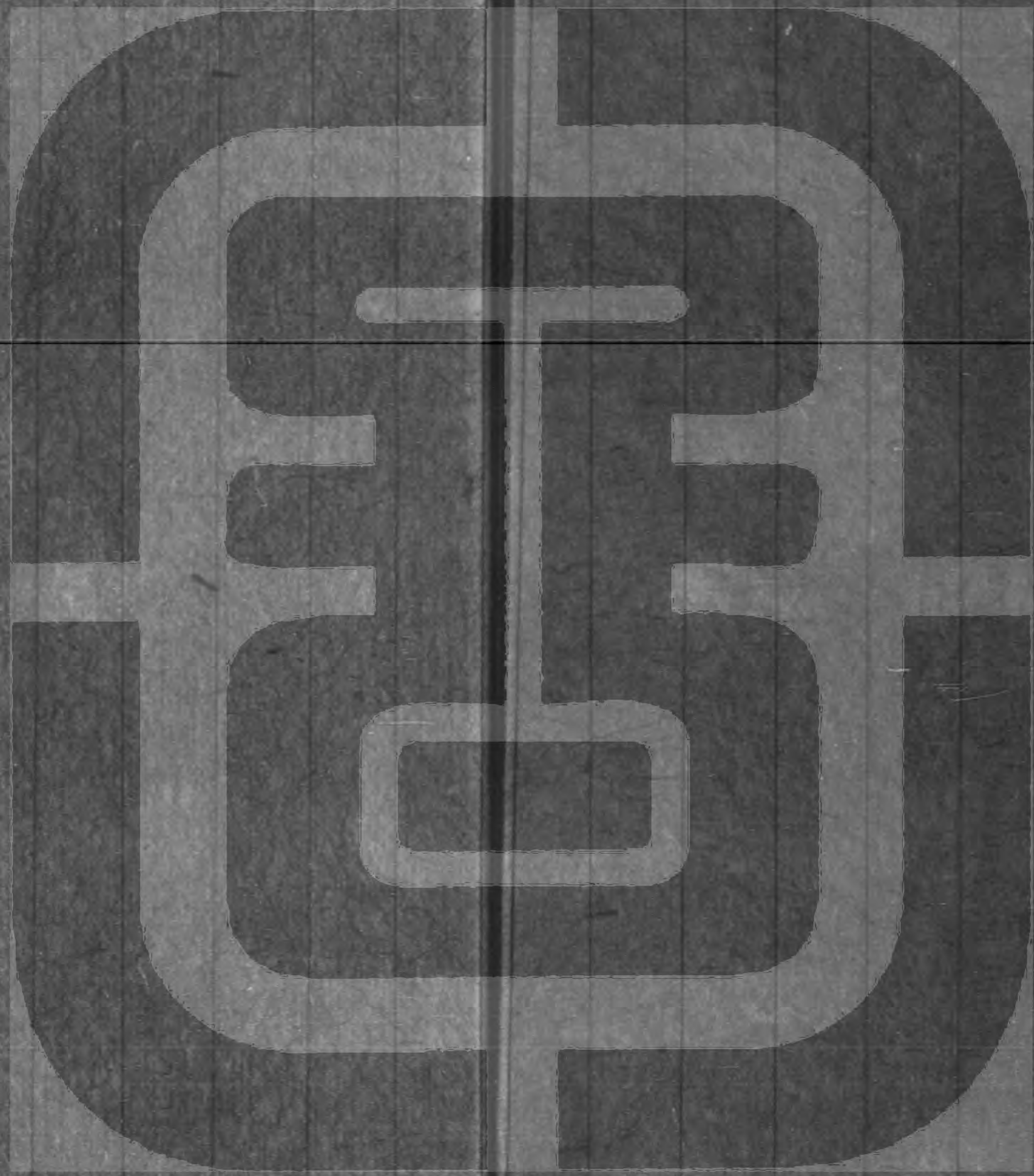
蓋附合響應僕獨捷然自待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為揚億其
衆嗟嗟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
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為取高於人道高當然也苟必欲取
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
古之賢聖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
者莫如行今不孝乎周公孔子孟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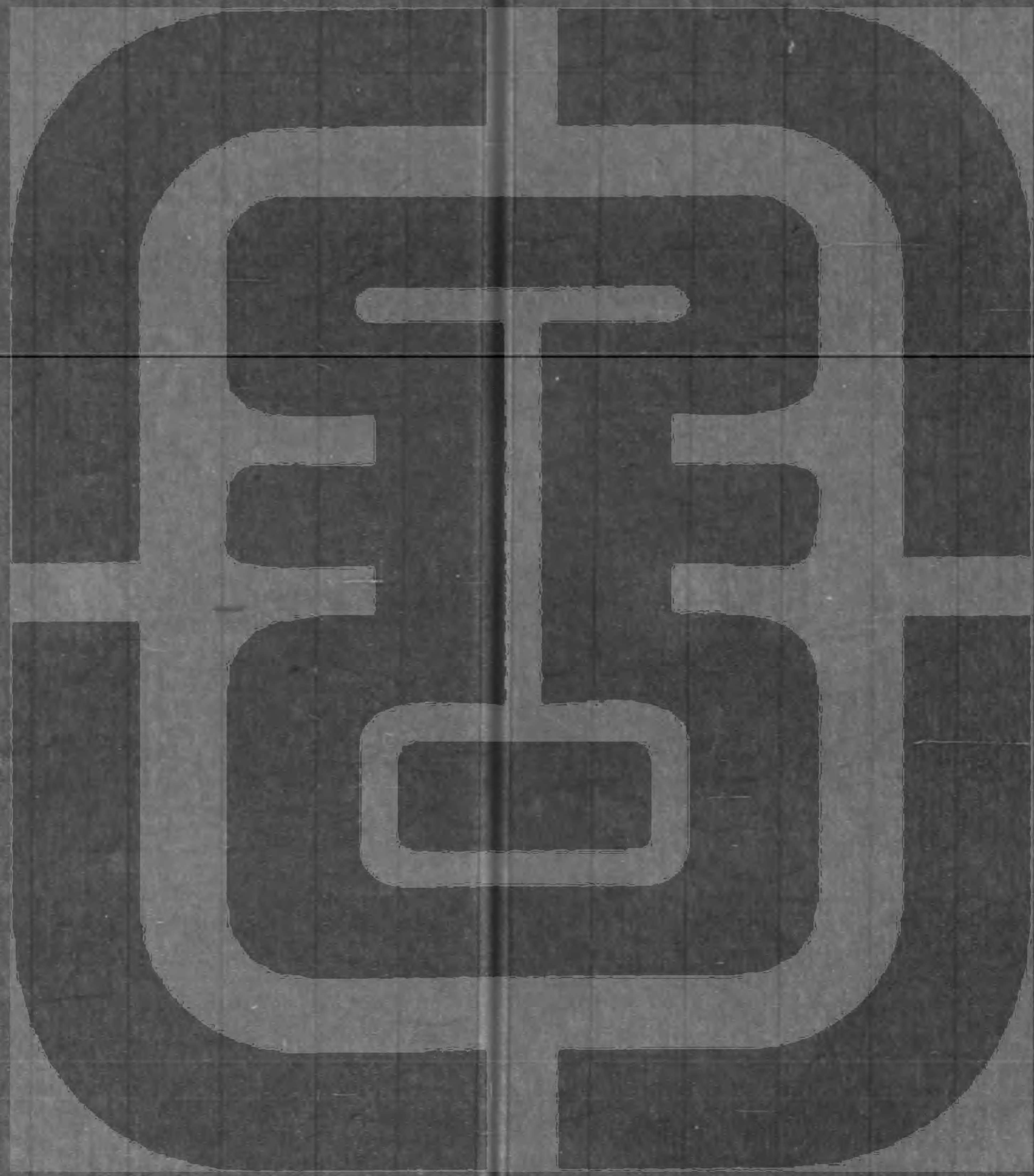
九至十四

原無書樣









入者娶仇而貶也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如子而貶也書
逆婦姜于齊者夫人之位不明也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者譏喪娶也書僑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者刺不親迎也
謹政謂以諸侯而主天下盟會之政由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始
以大夫而主盟會之政由文七年亳之盟始
後序云其於褻為仁為惠為澤於天時為春其於貶為義為誅
為戮於天時為秋故謂之春秋

賢惠錄

賢游四方錄婦人女子賢取其介潔惠取其聰敏

於鉉母貧無宿儲中庭地陷見金銀一在遽令覆之祝曰天其

或者閔我之貧願二子有位請奉給養不願金銀也二子鉉

錯後皆至達官

郭氏酸棗人割股肉愈姑之疾君子曰割股之孝非聖人之說

李唐明州俚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可治癩疾是後
孝子多行之郭氏能行於姑難矣哉

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惟講說儒碩登
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咸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
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
盡禮居外在活民定遵奉無失

李氏揚州人大以貿易為事常戒其夫曰無易良雜若取不義
之富快一時之意無其子曰宜以此為心無令流餘殃也

劉工部妻陳氏世居袁州新淦嫁劉式俸薄家貧陳氏曰但奉
清白吾自執爨母為身累也夫死聚書千餘卷示諸子曰此
汝父嘗謂此為墨莊今貽汝曹為植孝之具不數年立言立
之立德立為相繼登進士科

岑頤母盧氏江寧人酷好篇什教子頤以詩書淳化三年

二第

曹修古女建安人修古博學以直氣聞明道初言事觸罪自御
史知雜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卒妻營窮空無以歸吏民
思之梓錢三十萬拜酌堂下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處
朝為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於貶所今臨財苟
得尚何面目哭泣幃中幸持歸無為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慚

孝行錄

余為旅人者三十年聞孝子之事必錄之蓋倣歐陽詹南陽孝
子傳之類也上助史官採撫下勸遠近風俗

易延慶筠州上高人父喪棄官廬墓日出守墳暮歸侍母開寶
四年二月丙子墓西北產紫芝一本至九年春三月丁亥復
有玉芝十八莖生墓側延慶後以慶恩出知端州子綸大中

祥符元年及第

陳宗道江陰軍崇村人以孝悌聞買物不酬價隨言予之人未嘗多取之服其德也

郭琮台州黃岩人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之壽母年一百四歲旌表門閭

顧忻泰州泰興縣人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

朱虎殘湖州武康縣人家貧事母孝一日入山虎負之去因勸

嘗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天道可無祐乎虎忽棄之於地而走如有疾驅之者

許愈宣城人家世儒孝父養高不仕俞事父以孝謹聞世給其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臨訃借安輿共與妻子共食

汝登科足矣祥符七年果登進士第

成象泉州流江縣人母疾割股肉食之母卒廬墓一日三時培土虎豹環其廬而卧象無懼色

商人張氏居越州郭內余與同過姑蘇盤有鮑羹不食吳人謂魚問之曰適禹祠逢事鬼者言食鮑與鮑當祭之日祖先不能享懼其厭氣也聆其言遂絕口妻子亦不許食之

王礪南京人策名起家歷典八郡為性至孝五子登科二十孫自狀元堯臣而下及第務學者相繼

論語說

無友不如己者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已者處賜好與不如已者處也

子路惟恐有聞

非止聞天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愚者辟瘠

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於天者順之
曾愚辟瘠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臧文仲竊位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臧文仲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
為已任

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於人而後為孔子愚按子
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
於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謂為小子

冉求有為政之材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
小子焉敢而政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
至於鄙管仲之替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孔子見互鄉童子

亡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

墓誌

石待舉字寶臣新昌人曾祖祖皆仕錢氏父渥有賢行君幼而
奇俊灑落天聖五年登進士第慶曆四年通判保州有武臣
辜貴者本侯家奴以主恩得官至保州管雲翼軍激變石君
死之子衍之世祿延之東之皆進士
將仕郎湖州長史李君諱軻四預鄉舉慶曆六年釋褐授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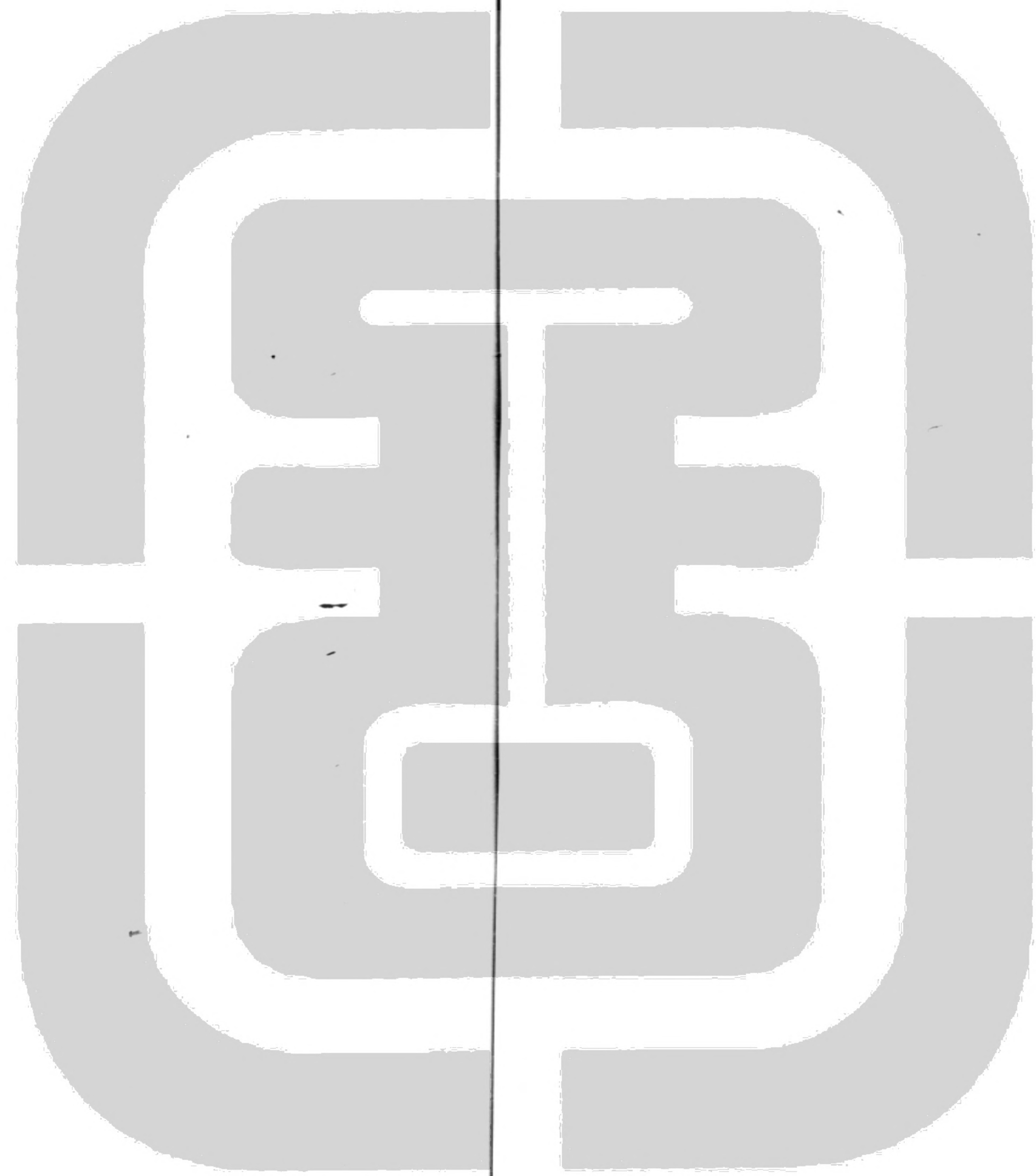
長史銘歎其仕晚位卑

先生胡氏名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景祐中以白衣
召論樂仕至太子中允為天章閣侍講嘉祐元年卒年六
十七葬湖州何山先生寶元初始以一命主學東南訓誨
諸生過於父兄之訓子弟諸生有善若已之諸生有過
若已蹈之東南之人知以經行為先道德為本寔先生始
之也皇祐初來主太學四方之士趨之唯恐其後其說謂
古者先王養而後任後世任而不養况自孔孟歿師道不
振故憤然獨立不顧毀譽勤勞三十年以教育天下之才
為已任其學以體用為先在湖學有經義齊治事齊治事
者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
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前議者使各以類群居講習
其從游前後一千人其高第則錢藻之孫覺范純仁錢公

輔顧臨吳孜徐積滕甫其著書則有易書中庸義洪範義
景祐集議紹興九年錢塘關注又錄先生言行二帙

師道之廢正季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
泰山孫先生祖徠石先生始以其事教授而安定之徒
最盛繼而伊洛之季興矣故本朝理季雖至伊洛而精
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震既讀伊洛書抄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
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季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
之意使為吾子孫母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
行之實泰山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程